



百味·诗

春游偶感

安徽合肥 张守福

巢水南岸冶父山，
经鼓声声有洞天。
蜿蜒古道寻铸剑，
巍峨耸立许山关。

七律二首

安徽合肥 戴健

观《满江红》

小兵张大做由头，
牵出奸臣通敌酋。
密信匿藏因未了，
危机潜伏戏难收。
局中有局环环套，
天外有天步步谋。
护国从来多烈士，
壮怀激烈写春秋。

七秩随感

桑梓耕耘五十年，
如烟往事不如烟。
三生忙命多加压，
一纸休文难赋闲。
碌碌无穷探索路，
孜孜不倦追求篇。
莫言七秩老将至，
励志奋蹄自著鞭。

百味·杂

凶德之首

安徽合肥 周彪

庄子在外篇中说：“凶德有五，中德为首。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为者也。”著名文化学者流沙河先生解读说：“眼恶，看偏不看全。耳恶，听顺不听逆。嘴恶，责人不责己。鼻恶，闻臭不闻香。心恶，爱自己不爱人。”

庄子为什么把自以为是放在凶德之首，庄子并没有给出解释和结论。至少说明在两千多年前，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就不受人们待见。儒家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一切事物，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就斥责、怪罪别人的人称为小人，孔子说：“君子反求诸己，小人反求诸人。”对待这类人，儒、道两家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两千多年来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自以为是这种人的性格特质变化并不大，归结起来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一贯以正确自居。在这种人的主观世界里，世界万物的对错没有一个衡量的客观标准，只有他认定的标准才是标准，别人做的，别人说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想法都是错的。2.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不符合自己认定的标准都是错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一位王明先生，他带着苏联革命的标准回到中国，一切都以苏联革命的标准为标准，别人指出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不但听不进正确意见，还把自己打扮成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觉得别人只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上不了大台面。其

结果使中国革命从一个失败走向了另一失败，教训极其深刻。3.听不进去半点批评。这种人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半点不同声音。习惯了一言堂，他做出的任何决定别人都不能置疑，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有意与他过不去，不给面子、拆他的台。4.习惯性地陶醉于自己的小世界里。对于别人的吹捧、奉承非常在意，整日活在别人的吹捧声中，一日听不到赞美之词就会失落，甚至于怀疑别人对其不忠。5.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用烂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人做事总是高标准要求别人，不允许别人有任何瑕疵，否则就认为别人不够朋友，横加指责；自己做错事文过饰非，工作中出现问题，一定都是别人的错，从不认真反省自己。诸如此类的行为，着实让人讨厌。

自以为是是种病，有这种毛病的患者多半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不够健康。表面上的坚强掩饰内心的脆弱，外在强势掩饰内心自信的不足，热衷于别人的吹捧证明自己的才华不够。治疗此等毛病的最佳“药物”，便是“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去除虚荣，活出本真。

百味·风

相山脚下读书声

安徽淮北 姚中华

书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最具标志性的声音，尤其在动荡的年代。明末清初，天空中依然翻滚着令人不安的阴云，相山脚下的一处房舍内却常常传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读书人名叫任文石，读书之处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藕花墅”。生逢乱世，任文石甘愿蛰居一隅，用书声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用倾注于家乡历史文化研究整理的一腔热血，诠释一位文人最灼热朴素的情怀。

相山位于黄淮平原东部的云龙山余脉，从徐州一路向西南蜿蜒，在临近淮北市境内突然出现几座翠绿的山峰，像几匹骏马昂起高傲的头颅，这便是相山。相山所在地属于古九州之一的徐州，上古时，商部落首领相土东迁，在此筑城，这便是相城在岁月长河中开始跋涉的起点。

任氏是相城的大姓。任文石的先祖“潞二公”明朝初年从山西迁居至相西渠沟。渠沟是淮河支流濉河的一条支流，也称曲沟，这里是相城通往西部的要冲。春秋时期，渠沟曾经上演宋公共会盟诸侯的历史大戏。“潞二公”侠义豪爽，乐于助人，曾出巨资修建路桥，布施乡里，为人称颂。任氏在相城繁衍生息，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枝叶与根系遍布相城。任文石出生时，已是“潞二公”第七代孙，任家为他取字伯介，号瑶房。

出身于大户之家的任文石，从小性格沉稳。他不喜欢外出交际游历，却爱上了闭门读书，早晚手不释卷。任家喜出望外，对这个天资聪慧的少年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为了让他专心读书，家人在住宅东边建起一座专供他读书的书亭，名曰“夕佳亭”。“夕佳亭”的书声伴随着少年任文石一路成长。读书入

仕，谋取功名，是古代知识分子一条理想化的人生之路。任文石也曾经立下志存天下的鸿鹄之志。

任文石饱读诗书，称得上满腹经纶，但在考取功名上总是时运不济。1638年，五十二岁的他再一次以“经明行修”被选拔参加礼部进士会试。“经明行修”意思是通晓经学，品行端正。遗憾的是，这一次又未能擢第，只获得对落第者恩赐的一个雅称“乡贡进士”。次年，他被选赴扬州，后被授予扬州府儒学训导，这也是他一生入仕担任的最高职务。1648年夏天，六十一岁的任文石在外漂泊九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家乡相城。

历尽风雨飘摇，生死磨难，晚年的任文石回到家乡后彻底放弃了功名仕途的幻想，转而吟诗著文，一心治学，续编相山人文历史，整理学术著作。相山脚下，人们再次听到这位年逾花甲、自号蛰庵的老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

任文石五十多岁就着手撰修《相山志》。此书以相山、相城为中心，从上古至清初，是一部个人编修的郡治地方史书。为了让《相山志》具有严谨、系统的史学价值，他一面翻阅经典，查阅史料，另一方面走村串乡，采访遗老，然后青灯黄卷，精

思细构，耗时十余载。全书十卷（一说十二卷），体例谨严，网罗细密，史事纷繁，人物众多，虽说是一部地方志书，却有国史的风貌。

除了《相山志》，任文石还著有《治谱》八卷，《宗训》四卷，同时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成《雪竹居文》《静寄斋诗》共二十四卷，《藕花墅记》五卷等，可谓著作等身。可惜这些珍贵的文化史料大都被战火所焚。清顺治五年甲午，六十八岁的任文石卒于相山，葬相山之阳。五十一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丁卯，名士王士禛受其子任柔节之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称其为“千古文伯，一代人师”，置于墓前，供后世凭吊。

一介书生，用书声点亮人生，用一世情怀，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家乡文化的搜集整理，古老的相城因此有了完整的文化轨迹，有了令后人传承敬仰的文脉渊源。有学者评价说：“任文石之前的相城历史，非任文石无以明；任文石之后的爱乡者，非任文石无以法。”

山川永驻，岁月无痕。从相山脚下传来时光深处乡贤的读书声，与松涛和唱，与百鸟共鸣，永远激励着相城的后人。

